三官記 天

目 心

三官記

曰

古今人才貌動多相類而往〻有不然者壷谷南公觀其詞翰翩〻遒逸才調溢發可謂敏速之奇才而及觀其人一切相反多質少文言貌遲重清秀之氣蘊於中而不見於外斯其為君子人歟此余幼時所目覩者後之人若或認以為輕薄才子則誤矣余自髫齡見文谷金相公頎而長白晳好風儀中年往玉屏院拜其影子大不如真面窃嘗取三先生而論之曰思庵清癯無塵俗氣真是山林宰相文谷不免京華粉郎氣味獨峒隱翁無影子意思甚玄遠視思翁尤高得數層云

甲子吾王考居留南城時汾厓申尚書来過周覽城堞仍留宿夜飮即席感古有詩曰白登當日勢蒼黃虜騎崩騰不可當平夜西門能出戰至今猶說李延陽醉中揮灑甚快眞風流豪氣也詩篋舊存而今亡矣

丙寅三月三日吾祖考過甲吾仲父設酒饌邀府君親友適有公私事故至者絶少惟呂尚書聖齊以冢宰居首座風儀動盪生處若有光明此老事業不可知而風流若此宜乎作太平宰相近世則無論才德似此風儀亦未之見也

完寧李公師命為兵判頻〻来拜議政府君以故人子待之余於幼年歸視之容貌甚美如美少女子其後逆宗杭以行人赴燕

過辭大臣余從傍視之其容恰類完寧其後兩人俱不得考終
宣相法美中亦有凶格耶未可知也
吾王考寢疾多月御醫數人持藥物相守每於論藥之暇以圍
碁消日余讀書有隙則在其旁中間症候稍減謝遣諸醫官權
瑜即名醫而以驕亢聞者也臨歸訪余曰少主人不可不告別
云王考諸症中下腹虛冷自云丁丑陷虜赴北時虜以一小船
渡甲串津人多船小被俘人或近水欲登船則不少愛惜輒以
鐵鞭驅打落於水中欲登未登以手攀去船以濟腰下盡泥水
漸病祟蓋由於此非藥力所可及也王考之疾乍減旋劇枕上
諄〻無非憂國之語又呼諸友孚多是作故人其中呼葵仲李

公敏叙字也前數月卒似是最相親而然也一日呼李氏判書公近前口占遺疏使書之大旨嚴宮禁杜私徑爲戒蓋時方巷有諺書沸騰而然也疏入極賜嘉奘訃聞無別致賻傷悼之教論者謂數句大觸忌諱以致恩禮無終云

陽陵君李立身性剛悍有俠氣少微賤居餅屢峴於阿峴爲同閈也議政府君以源任監司家居立身稱以李部將短衣侍側左右服事有同門客庚申之際結知於清城衆保社勳猝取富貴猶以舊情頻頻過訪初以摠管來時自笑曰吾以前導入此洞門世間變怪誠無所不見也余幼時常記陽陵語對仲父涕泣言禍將迫矣南人挾後官之弟張姓武弁方圖鑽進少論以東

平爲窩窟而南少合勢家國事罔極罔極若之何其以今思之
似是丁卯戊辰間事吾仲父時在韋布而有時來告者盖出憂
懣之心也彼此詗察亦無幽不顯云其後自流出爲平安兵使
其計欲羅致張希載於幕下使醉於酒色銀貨使渠無意上京
以絶其幽陰之徑未及赴有物論將辭遞吾從祖判書公言于
廟堂不許遞敦迫赴任將行少論之爲大諫者彈去之己巳禍
作果一如其言判書公首被竄啓措語非常盖生疑於扶護立
身事也羣凶欲飜庚申逆案如南斗北李先漢諸人不勝酷杖
死以誣告自服獨陽陵年近八十五次受訊終無亂言不屈而
死人皆壯之當被栲時如攻堅木無毫髮痛意於鞫者相歎顧

陽陵曰此眞壯士也合眼閉氣若死人然忽開目厲聲呼曰當此國家危疑之時欲殺壯士何爲滿座失色云

聾溪李都憲秀彥於吾王考兄弟年輩不甚相遠而以判書公與其考觀察公有同硏之舊故常待以父執頻頻來拜退而與吾仲父穩話時帶酒氣言論風生劇談時輒攘袖露臂風流溢發後來追思不可復見如此人物矣

舊時兩銓長必極一時之望故擬者絶少丁戊之際吾祖考拜相西河公李公翊相始見擬一除卽被臺官朴泰淳劾去壺谷南公龍翼是李家門生地望未必愈於李公而以方帶文衡之故人無異議

及戊辰春 元子定號之時 上歷問諸臣以有他議者納官退去

為教南公首言臣退則(退矣)不敢奉承 元子稱號太早何汲汲為
不如徐待長成也古人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者正指此也
自此遂為名人時有胡差來卿列之人南公以金德遠為遠接
使 上意方嚮用一邊人留德遠而 特命公代之比還朝著
已一變矣旋被臺劾後復竄北以卒噫論人者不可不觀乎晚
節

戊辰二月日不記吏曹開政判書南龍翼以儐使西下參判崔
錫鼎獨政洪公受瀗以郎官往赴遥筒入自 上一不用之盡
起廢 特除一日之間衆南充滿朝著洪公夕歸解朝衣微笑曰
吾今日當作秉筆之勞矣政既畢崔 特授安東府使後洪公

以不更赴政　特罷其職沈梓代爲吏判
余見時及見打愚叔祖容貌重厚大類我祖考而差少精華終
日默然危坐暗誦經傳而已
己巳册　元子之後　上已有易虛位之意憐念之出於外者
頗暴　后過失於宮內而未有明白處分　聖后情勢危蹙者
不可須刻在宮之勢一日　上臨立殿上督令速出卽以素帕
蓋頭乃與兩宮婢步至曜金門兩宮婢辛酉入宮時本家選入
者也一人名貴禮最忠勤宮垣傍有老卒晝眠宮婢呼而使覺
謂曰安國坊洞去此不遠汝須往覓驪陽府院君宅使人持素
轎子與之同來時正字公兄弟繫獄家無一丈夫家人不能知

曲折但依其言送小轎偕老卒往迎之且邀同春孫別檢炳遠
之居在濟生洞者搜出家藏中最緊者空一房以待之而已
聖后至家人悉奔迸出寓西小門外宗家遂下鑰鎖外門禁人
出入當吳朴諸公　親鞫也　上怒問閔某兄弟萬無不知之
理并拿之　上怒其間少息命下義禁府數日後納供以爲朴
某與臣家有世那共知之嫌於蹤事豈有參涉之理云尋　命
放送
吾舅氏趾齋公爲廢宮供奉不敢離都下借吾家以居趾(時)齋公
未離槐院每新榜分館之出及第諸人夜着兒服到門外納洄
刺(紙)其中西人絶少眞是怪見輩矣

當朝南人中惟李沃以纖伯時過舅氏來輒問訊蔭官安否一日環視吾家笑曰李相國作此新第時極有人言蓋由於宏侈令覩樸陋如此耳聞(果)不如目擊也舅氏因指中舍廊曰此則相國節火時寓居扶安時家材以木道撤來移構者也沃嘗遺以倭柑數十枚舅氏笑散于前曰沃書有分饋兒輩之語矣吾時年十餘笑曰吾何(忍)以口腹之累嘗李沃所謂兒輩之目乎一日沃又來余(時)在舅氏側自言昔在箕幕時與李進士情親(至今)不可忘也顧余而言曰是其兒耶此兒已有文名矣仍曲致慇懃之意且問吾孃(氏)安否如何蓋聞沃於文貞公為再從姪通內外故猶稱吾母為孃氏云

仲舅丙寅魁柑製直赴遭大故已巳免喪辛未當應榜而仲舅以張氏僭號之日肅拜爲難不欲赴　殿試人皆以禍福恐之强勉應榜終身以失身爲耻自後遯驪鄉閉門不出甲戌通顯之後欲以此自引自廢伯氏不許

聖后出居本第之後親戚自不得不入謁時或婦人乘人定時入往留多日而癸酉余始冠　聖后聞其短少欲見甚切翌年二月仲舅自驪鄉爲叅大忌來十二日夕陪往安洞本第近處閭家留宿至昧爽到門外侍婢啓門引入余與仲舅遂入見之則外廊寂寂　聖后以罪人自處避正寢處下舍素衣素屛以當時則並晝夜下簾出宮時方有　莊烈大妃喪歲久而猶不除服故也案上只有

孝經小學解二卷服前所見極其整齊侍側者但伯舅長女靜觀齋外孫年十四後為趙奎彬妻者及宮婢隨而出者二人而已

聖后迎笑曰舊聞汝之短少向亦不料如是之甚然覩丁卯所見則不可謂不長矣世間安有如許肚少丈夫乎仍問讀書幾何又能作文否終日談笑和樂春煦甚永間或退休於堂側小軒就書樓取出荷潭日記一册觀之未盡其半 聖后又復臨詰日落始告歸 聖后入宮後抵先妣書中有云當日章之一見最難忘至今猶記取桂應笠子渾覆一身耳桂應即余小字外氏所命也

聖后於閒中無事嘗取色絲以手合成條帶以遺一家兒女余

自己巳後至甲戌嘗服此條帶

甲戌初逆出群凶而猶下備忘有敢言廢宮事者以逆論 上
意盖欲其復位之擧出自 聖斷欲為此設禁矣未幾 特下
入處宮裏之 命是日余適作三角之遊在碧霞亭聞此報亟
還郊廬奉慈行入城慈行直入本第時仲舅在驪鄉未及來伯
舅正字公與從舅茂朱公鎭周方在本第門外依幕余則留侍
盖聞 上初命中官開門中官請開門于 聖后〻下教曰此
門之閉初非由 上命其開也豈煩 朝令耶 上以諺書勸
諭至三而後始許開承傳色兩人入已夾門而坐于歇所廳號曰
差備門發坊民掃洒門內都城大小男女塡門塞路入見庭户

寂〻草萊荒凉莫不嗟咨相語曰以吾　聖后而處此地乃至
六七年之久耶退而涕淚滿面人心所同大可見矣有士人着
儒巾來拜於門外仍詣候幕云是趙正萬自謂出宮時裂冠痛
哭而辭歸者矣今日將復以儒士自處故改着儒巾而來拜云
翌朝伯舅以爲今　聖駕將入宮至親之來待候幕者不可不
一番入辭以此意通于中宮使之禀白須臾　命入來吾三人
亟入前日所處中合寢室一家婦女滿座下膳　天顔未及一
言自外急報尚宮二人奉　御書及衣襨入來吾三人蒼黃退
出俄而尚宮以　聖后自謂罪人不可更着舊時衣服仰報
上以手書勸諭再三始更衣供上自初日單爲待令延午告外

備尚方進輦軍士自肰齊呼侍衛 聖后令人呵禁而不能得
連聲呼曰次〻侍衛 上在後苑待至遠聞此聲笑曰民情大
可見矣及駕到 上迎勞之直爲同入寢殿張氏已自退避處
于後宮後 上自謂吾當日處分失之輕遽若先下復位之命
使 后移他宮吾備冕服衣章自迎歸事體爲得而恨不出此
也 國朝無中宮見 太廟之禮而至 仁顯后特命擧行蓋
由於當日悔恨之心云
乙亥歲先妣以鄉居窮僻寡聞見且爲便於場屋出入撤家還
入阿峴弊廬居月餘有崔姓客子來過先妣喜甚之曰兒能灑
掃舊屋子而客能尋來豈非奇事耶作飯善待之厥後觀之則

乃薦日幕賔之子爲椎奴乞簡於仲父而來非儒生業文者也

丙子八月吾仲父歸渠公擢庭試壯元當其科次時大提學崔錫鼎令試官李世載對讀取其文先爲批點而句恐有異議捲置膝下金鎮奎諸人疑之進往請觀欲作戲而以其文佳故不果及圻封乃喜曰人不可果疑也幾乎失實才矣榜草曉到而

已爲則

公名居第二公不信曰不爲則已爲壯元盖公夢有黄龍掛門前柳樹手中放蒼鷹〻上龍頭擢之流血滿衣故自信如此榜至果然居魁

丁丑欲求同榜之士而難其人尹鳳韶成甫與其弟鳳朝鳴叔皆有才名鳴叔又是同庚吾季父往見其翁明遠而約與同事

尹於吾為戚兄弟其家甚貧無以為糧吾先妣喜為之供饋經年不離俱可謂益友矣成甫能詩鳴叔長於策先中己卯春生員後乙酉別試及第成甫壬午成進士蔭仕府使卒不第人皆冤之

文谷金相公雪冤後[復官之]還巖公決意自廢其伯舅寓公以兄弟不一謝恩 命則分義未安拜兵曹參議一肅而歸墓下自後屢除輒辭外任則多強赴戊寅由白川郡守擢授江華留守將赴任吾仲舅以知製 教嘗撰其教書而難於下諱一日挨設來宿於阿峴因老筆欲藉少年才子之力金文學昌直與仲舅莫逆交亦隨至就初草連夜商確成正本以去時余年十九有聲

場屋間固亦夙成而以長者之尊不憚就議於兒少於此有以
見先輩屈己下士之美意為不可及也
吾李父於兄弟為最少幼多病失學晩而發憤力學平居恬靜
自守絶不喜交遊戊寅春魁相製當其科次時大提學李公畬
拔置之首趙公恭采以王堂對讀言試紙甚劣書字又不佳必
是鄕曲及拆号人無知者獨徐相宗泰謂人曰李生漢章即吾外
從向年歿於癘患聞李其以洞内親友提依幀治喪發文親舊
中整頓諸具至成服乃罷去固已喜故家有人今果大闡矣
李漢章字天卿故僉樞憲李胤也自倉洞移居阿峴與余家對
門吾李父同是丙午生最相親好於名義上持論甚正嘗言吾

姪子始以南相之甥爲少論吾輩豈以姪子之故苟肰雷同乎
子始肇之字也使其立朝言議必有可觀而不意夭折甚可惜
也有子女金碓其婿子才娶而早死有繼子云
林象德字潤甫後改彛好判書墰曾孫其公翁都事公世恭有少
論名而不至己甚以其子有俊才一日來見余屬以同接蓋金
兄礪於潤甫爲娣兄也遂寄食於金兄家而來留時余與二尹
同硏潤甫年十六爲最少年而其表則所作已二百餘首臨文
屬對多驚人他文不能盡善然於騈儷則蓋奇才也其後擢乙
酉增廣文科壯元當時都事丈之意非直爲文令余爲同接實
欲漸次向善而其氣論議甚峻嘗諫令勿與余同事仍移居清涼

世俊

橋自後與余寢踈後又為趙冀命妹夫遂不可救出矣使其向
善如其翁之初志夫豈有象極之死哉是知擇術亦由天也難
容人力而每想都事公眷眷之心常終不能忘也
李大成初登科論議甚好權大運死後有叙命世子以曾經師
傅將遣宮官致吊　大成上疏以為大運是己巳半日庭請者
於　春宮義不當致吊金公昌直奬詡以朝陽鳴鳳後因疏中
有庚申甚於甲寅己巳甚於庚申之語為士流所攻斥激而為
少論之極峻者其子真儒亦於名義上論議甚峻嘗名呼南
九萬而不稱南相又去姓而斥呼以家在門外相去不遠有時
相從議科程文字見其所居室中左右書自警編語蓋自待不

以凡調雖其平日使氣病敗不少而崇科終為迷亂也哉

每四月八日吾洞中諸人携燈登八角亭上覩三門外人士多

來集者其中李真儒五兄弟李真源兄弟三人尤齊至咸備酒

饌衆中尋覓呼與共喫盡歡而罷如是者幾十數年自後禁中

相見輒説觀燈會到今思之還覺奇怪不啻若前生事也

李真儒好交遊重意氣與李濂李通相親(最)遭(李通)毒癘幾死病裏自

語曰一見士(珍死無恨矣)稱真儒字也家人走報真儒真儒即來開戶而入

不敢前曰吾之不畏癘而輒來為友道也不敢前為親在也李

通一見使令歸至壬寅相絶後李通以承旨入對歷數真儒罪

狀請誅之舊聞耳[illegible]死交而弃相殺不謂身親見也

余於己卯博廣捷初試入塲尚記李聖彈看新青花佩錦筆囊
頗來於見余文仍示其所作表幾過半榜出後其封名仲文以
其篇體具篇云者表與賦同作之謂也體者未分之辭也蓋以
余已見其表草且未及知所中為何文故也方李坦齋之初發
也人多為李緯晃仲文置對時或勸以全注酬酌時諸猶竹泉
趾齋二公以為不可不從賢度順億承歎之後奸狀畢露旋斬
以科賊累年訊問而終不服獄死為奴濟州
壬午春余捷謁　聖科被泮宮人搜到　上前有一老翁先到地
排上春日雖暖亦身無衣不免呼寒余心笑之曰何許老人妄
觀此科可謂無筭之甚後乃知任僉知文也初唱名時余認為

壯元及定坐次即是第八名也心甚悵然此蓋年少方壯不識
科第之為難積勞兵間意在進士壯元不在於及第也北溪李
相公時以命官生依幕吾輩七人咸聚其中喜氣可掬也已而
猜疾之言不勝其蹄踏考官亦疲於奉賜蓉窩金公昌集謂人
曰吾於是日承　命赴慕華舘武科見文科榜甚恨其無味獨
坐及至生事還覺其為幸也
是日余納券後即出槐木亭下以便出去之路泮人忽來作擾
權職在傍忽起呼曰熙御擢第矣洪啓迪亦在鄰近聞之便頓
足曰喜吾今以後可為進士壯元矣蓋洪新有才名而以吾為
強敵喜其除云不覺見其真情之發出也

監試會試竹泉金公鎮圭八一所吾伯舅趾齋公為二所上試得洪啓廸詩合榜時竹泉言故例壯元必出一所力輔洪欲置首聽谷李公畬以一所上試官乃言曰吾方叩主文無論一二所當取其尤者遂以洪啓迪為壯元洪一輔為第二趾齋退而語此事曰誰知焉而必欲取南人出於常情之外此達甫偏處達甫鎮圭字也

閔致龍廣州人明經及第性聰彗善記注嘗余在下齋時頗涉堂后致龍與趙泰億李廷濟最相親此出六後為騎省郎李學禎翊初以鄉里微賤由是不得通情到辛壬間泰億輩大得志擢擬頻乃致龍便歸臥鄉里曰除官出於誰手此非士大夫從

宦時節卒不深跡人以為難以致龍而自異於泰億迬濟誰所
料者人之見識一定誠有不可奪者矣
趙聖復士克少余一歲壬午別試以策中第語訥而才敏屢擯
堂后免與之同處論文外絕無凡俗語相得歡如也一日 上
親臨宣政殿試文臣講、負始認以臨講 上猝然下教曰臨
講不知始於何年而不可一向襲謬自今日改正背講為宜明
經新及第者外無一人開口者時又酷寒士克不着暖帽耳輪
凍直誦詩傳一篇琅然無一字錯觀者嘖、稱奇莫不以為難
及辛壬之變士克言事嬰禍初配絕島屢被逮拷掠甚酷人謂
士克必不勝杖禍將有延及處獨余保其無他曰士克外似羸

弱中則纖石人也已而果驗

藝文雖舊掌詞命今則不自作而但分排於知製 敎凡有致祭及 敎書不允 批答之屬皆以某官 啓下後卽以尺紙報於其人權在下番矣一日權公尚游自玉堂直廬來訪謂有所請事蓋後宮朴嫃嬪喪當有致祭願勿辭其文也有李震殷者善屬文凡有述作皆無所避畢竟歸於震殷卽爲製進其下段曰追〻天上歸侍二妃周南舊化想同平時雖未得王言鄭重之體而無辭之地亦可謂善措辭矣

尹公世紀 肅廟乙卯登科庚申後堂上老於帿司一日以左承旨赴朝廷問安之班金公昌集笑謂曰君之鬢邊玉圈太久

而歎夔黃矣尋除畿伯旋差價使比還進拜兵曹判書

時李公畬為左相每入對動引經傳不然則必稱程朱之說雖似迂闊而知是讀書宰相終勝於凡俗常調矣一日次對李公頤命初赴座李公海朝以諫官當入余在閤門外見李相公喜形於色後日緣回過公謁甚語以為養叔出膺備堂子東又新膺命二人皆是人望安得不喜此亦大臣言也養叔頤命字也子東海朝字也

時趙公泰采新除守禦使尹公世紀拜兵判資望皆淺公議不愜子東以臺諫上疏并論之衆怒如火尹至發言稠廣中曰近日吏曹弘錄視古甚下木川品官之外孫亦為之蓋指子東之

外祖柳邑宰而賓則柳非品官也子東之不拜銓郎實坐此語而然也尹公引入撕捱　上終不許遞屢牌始承　命見余於政院則尹歎卧傲視而笑謂曰吾非不欲即出而直畏吕史筆角

吾仲父在玉堂時余為翰林下番每夜過拜玉堂時番次苟鄭篇相與番直者惟李公觀命權公尚游二人仲父雖脆直二丈又數見斁是以職事外多在玉堂直所李公持論峻正與人言心所不是則輒環目視之權公常笑曰吾不他畏〻子賓睟子耳子賓觀命字也

一日自闕門進朝飯權公見家人諺書笑而擲於地以扇揮之使遠而飛去已而命書吏收拾以來讀其書曰夕食無資奈何

仍又自語曰吾亦未如之何也又大笑不已

李公擢沁留肅　恩後新懸金圈過玉堂其兄觀命方在直僚友哂之曰弟已做宰相兄則尚淹此直何生之先而命之後耶李公曰吾輩無事業而只做官則惟此官啣不過爲銘旌之用子孫之榮吾之校理何詎不若留守耶李公健命也

李遂大年少有文余甚愛其人連爲宣力屢爲假注書或以余有意史薦以此遂大多得謗於渠之儕友間一日伯舅方笑問曰汝欲薦李遂大然否曰其材則沈滯可惜曰其叔文興來言與汝極相親必由此而有是言也過史薦後爲言於銓地欲通說書而亦不得

金始鎭年十九以策登第初以假官入侍記事楷字而不用草其速如飛眞奇才也黃翼再亦年二十二登科余與之同處堂后每夜令誦詩經而聽之兩人皆居嶺南余有意攛掇兩人亦皆有向善之意而畏渠之儕友疑謗終不可回余惜才之心終不能已其後兩人皆來見於郊外盖亦有舊情

洪萬遇以同年嘗爲假注書余以下番同處屢日間與之論及西南初分時事洪曰東學疏時西人若單擧栗谷則吾輩欲從之特亦憎成某耳又曰君之所推尊所謂松江者直索性小人曰又問沈義謙之孫有誰耶曰沈宅賢也金孝元亦有後耶萬遇笑而徐答曰金僞相云矣盖甚輕之也洪又言南人則變惜

名器故己巳以後文衡惟權愈一人西人則無數此所以西不及南之一端也

甲申獨當新薦以洪禹瑞單擧回示諸先進李相公畬被見薦紙曰此薦豈有以爲不可者乎仍要與閑話以私問曰中古則無職累者新出身時例多乖錯矣今方無可者乎曰洪萬遇以翰林先生之子年少聰明以人才則正合此選矣李公曰以此人爲首薦則豈不好耶吾曰愚意則己巳後南人不可用乖錯之例矣李公曰余偶未之思年少正論果是也

當稟先進時朴行義見薦紙曰洪是趙滑叟氏甥姪耶誠好矣歸以語洪尚書則笑曰吾家自國初世掌史職豈待趙家之力

而後為可耶渭叟靜菴先生之後也洪為翰林在下番時瑩諫請還叔柳命天身後叔叙之命洪以柳於其翁為友婿每引避不肯出接瑩諫儕友笑之

四薦時獨徐相宗泰盛稱洪有孝行善文翰史薦可謂得人矣沈仲良則下庭而迎之及其視薦笑曰朝家既不令吾輩參涉於他事而獨問何為答曰不問者非可知而問者參涉可也畢竟亦稱好矣

余初航下番之後七月初始上史閣直處地深邃有似山林下番則役苦故雜役勿侵矣到上番之翌日館吏以文官殿講學業來示前以下番懸頉故殿講文官被抄多年而不知為何

書始遣館吏探問禮曹則書乃書傳而講則背講期在數日後
勢甚迫急未暇多讀只誦堯典而止至伊日就講於仁政殿李
公畬為命官抽籤偶得乃命義和欽若昊天章並吐釋本註誦
訖試官李喜茂曰此舉子年少聰明多讀書之人宜令從頭盡
誦遂誦堯典一篇訖呼通講罷松都文官韓奭迎謂曰殿講席
時所應者惟吾輩明經及第人今日得內翰背講甚熟吾輩與
有光云余自幼時姑夫洪尚書所居與同室故長見其姪子爲
瑞於其座上爲瑞視余以後生余則視爲瑞世友矣偶與同年
仍爲上下番館中古風甚嚴少有陵侮實爲可羞之甚故非款姻
爲侵困只是不失古風而已闕中諸人無不右洪而非余上番

来坐堂后則下番輒避走椰房欲相見則入坐下番房邀見而
又令下番拜謁而上番坐受之而已其子啓歟年總角時来直
所見老父避入直(椰)房不敢言而鼓怒每倚窓嗔目視之
下番許叅後書納時政記者應例也仲熊以老眼昏眸難於正
書爲辭屢因人請免而不得一日所納時政記中戲書之曰是
日政李晩堅爲吏曹正郎初頭稍亂其下雖以不能嚴東子爲
時官離次出入無常侵侮長上恣行驕虐同列不堪其苦有詩
自傷曰鄕里兒童成項領誰憐半死白頭翁見兩(即)退送使之政
後以来達夜不能寐翌朝又招來用沒頭之罰坐是罰時政記
書後盡一月乃止

金相元於趙泰億為上番不能撿束下番古風幾盡墜落泰億
稱為金菩薩人多笑之故余為下番時金相元不可不謂之柔
善而徵前之為絕不為須資吾仲舅為全羅監司下直是日也
終夕來坐堂后余無路出見仲舅稱以先生手開椰房坐語房
外與語良久而罷仲舅言吾嘗經歷（備知）此職易失時必須預具禦
飢之資到完營後頻送燒酒以乾鰒為肴余不獨賴以禦飢用
作賂物以上番好酒故欲出外有觀則必持酒勸以數杯輒曰
下番近日稍知人事矣乘辭顛作出則許之小出至擇國忌無
故日而出去後則巧值有事送人促還者數大抵上番為下僚
須資則終日代勞多取嗤笑故雖欲為而不肯為也

余於八月十五夜同僚右假官提盧翫月適仁政殿庭內最後到殿後則仲熊已先與典設別提俞命健仲强同遊自庭內避而到殿後松竹間既而又避往禁川橋吾又轉往其處仲熊無地可避同仲强入處典設直所吾則坐在橋上盤玉堂直貟李丈子賓呼酒盡醉更深乃罷賓丈懇請邀兩友共歡而竟不許仲熊不得翫月待吾輩興盡罷回乃歸直廬仲强笑謂人曰吾輩悵來第令見仲熊白首被困於少年嬉戲之極至欲鑽地以入不得哀哉觀此還覺不第之為萬幸也

秋曝史五臺仍向太白路過鏡浦竹西諸名勝到越松亭留宿萬戶草堂明沙十里古松列立景致蕭洒不似塵間境界進篤

戶而問之曰此章雖非有仙緣者不可居也吾以吾職易君之官如何對曰料布甚薄此爲功迫來瞰他論也歸而語銀臺請公曰萬戶之登差添景則好矣四字則言出中情不可省也而但今後風景矣仍誦通題章臺詩湖山背攙三公貴男子當爲萬戶侯之句通李應教徵龜來過言方謀一鹿人謂茂朱之好而奈邑況之薄何一承宣笑曰此學士乃趙松禹戶之倩耳仍細說此事李亦大笑

李獬善彥經每日赴書筵休憩於堂后有兒子年可十餘歲攜來直中令書吏抱頭隨後而來坐戶手撫其頭憐愛之意形於色辭顧謂余曰吾命甚窮多女而只有一子雖逼乞而笑也問

女數幾何曰三簸有半耳其兒名春者躋後登文科方為九卿
春秋俳與香室為隣見鄭直長赫先自尚方直所每携兩子年
十餘歲者朝而至暮而返盖以香室入直官例多明經及第人
輒造香室令兒試講誦日以為常課業之劾皆可推而知後兩
兒俱擢第是為錫三錫五也

夏月椰房最為下番苦狀吾仲父直政院時仲熊在椰房稍久
難堪則輒以赫𠴫告急曰活我活我則仲父呼急使上來下番即
出椰房又或由楊越窓稱以如廁潜注政院堂上廳事脫冠帶
而坐偶覺其欺而又使人邀與相見則還復由楊入窓若自椰
房出者然受困多類此

下番被困之事數年不可勝說而吾亦一番大見欺於下番一日自史閣往堂后前導館隷例為大呼曰上番入矣下番宜為走避而吾坐不動視若尋常盖仲熊曾為注書與政院堂上下至吏隷皆同心欺吾適有開政自政院移送薦狀仲熊已草付注書史館下人使不得與知吾亦茫然不知於見政目而後知之以下番忌故在再明故陳情乞遞致有此事余即為草疏盛陳喉司用私欺弄之狀乞還付本職仲熊僕僕謝罪請耐過兩日後還付李彦經在喉司見疏草嘆曰此酷吏手段也顧語承宣曰君輩將何辭自解余欲上而還止後日仲熊復還館職吾兩人為上下番議薦時無難處之端惟待新榜之出及榜出

儕友中獨金履澤一人丁父憂不得已取李澤至於後選則李
台健命力勸金東獅其言曰論其世系五代已斬且有向善之
心而終不能輕許兆奇贇人地固好而以有滇外孫壻為其疵
累爲論家世無病幾惟李真儉為首薦李澤為末薦時不無見
塞之慮而終是京華望士卒得無事
適有江都考史之役余以史官偕知春秋金公鎮圭下往數日
可了之事延拖多日及四程春塘臺設場在明日自通津來宿
金浦朝發又故為遲遲曰今日開場我則免試官之勞君之観
光於取士之際則有餘矣勿慮也午鼓時逐命李相頤命若待
其還不得已以提學代主試事逐命後以自外入來亦不參啟

試李公潛罵不已余則笑而已而出謗其姪子雲澤得叅金公益喜曰吾今日幾又不免親屬註矣蓋微義於壬午也以金公之秉心公直畏避科試如此可知世道之危險也方議薦洪禹瑞李澤欲取尹鳳朝李真儉力塞之無可奈何會真儉移說書余臨將出六爲下番晝計使待真儉入直春坊日往見之試問舍尹宋諸人別以洪致中申靖夏兩人先爲之如何宋是宋成明與尹作對者矣真儉曰豈不爲好但恐一奉教必無舍尹之理李澤曰雖未知一奉教之意而萬一見許則當爲完薦矣真儉則不知出於吾議而錯認以決不成李澤歸報即出坐起令洪禹瑞李澤齊會邀一言而完使爲回薦而出去館吏往告

則（眞儉）始知其見欺而業已許之但無言而自笑曰今番薦極虛踈
吾輩只得一洪而洪是半老矣
李蓍以兵叅入直余嘗於出入過路一見之初見便曰君之登
朝已多年矣今日始相見矣古時重先後進吾之初見便呼以
君者用古道也今世則不如此矣休見怪也仍從頌（容）言必時屢
爲王大監在銓時郎官也頗致懇懃之意又曰前時禁中酬唱
多出於翰苑玉堂今則未聞也適曹吏報申時著名於入直省
記見弘文館直員趙道彬金興慶笑而遙指玉堂曰如此輩入
何以酬唱呼蓋其簡慢驕亢素性然也

以

余兼說書入侍書筵賓客趙相遇輔德朴行義同入至論賢邪

進退之際吾則曰人主當以窮理知言爲先於人苟知爲邪則必若悪草除根一切鋤治雖百執事之微不得存留於其間此非臣之言乃朱子之說也行義曰朱子亦失於太過人主不可用此等論吾曰朱子之言亦以爲太過則尚復何說辨論不已趙則無所左右拱手默視而已行義又盛陳易泰卦包荒之義吾請出外書進歐陽脩朋黨論及朱子與留丞相書及退坐書筵顧朴謂余曰幼主豈可使聞此等峻論吾曰患不知人苟知其邪則惟患去之不速公何悪聞如此豈近於邪耶趙又嘿然而已

余於書筵講書傳仍問　邸下常時期以何如主　東宮舉程子

對神宗安敢望堯舜之語而敎之予所朝望亦豈淺〻哉臣起賀曰此實宗社萬民之福也遂引堯舜孝悌之道而反復申誥之蓋其時延訪雖絶稀間有咨問又或有出常之道此是乙酉間事至庚寅以後聞宮官言則悉候漸澀痼至形於外不復如前日矣

丁亥余擢重試第三名唱名後翌日入書筵　東宮未及誦書便向賤臣而賀之曰下番再科奇喜可言鄭善韓永祚出而語人曰吾乃今知重試之貴也以是語觀之其不為時病可知矣

余於重試唱名三日內歷訪諸親黨到南小門洞李叔頤亨家遇雨解衣休憩仍與論相語及壯元金一鏡則曰前頭一時大用威

權官至兵判而末梢極免云其時此人之為此官萬〻意不到者到今思之可謂神矣

考在他行

戊子承 命廉問関西到安州還退校語故事自云李光漢為兵使時等此城也役夫數萬人家而皆一齊赴役食時一齊共食無一箇居閒遊惰者誠一世之奇才也光漢為青城所謫拖矣保社勲已巳被掠誣服而死云到昌城一夜城內外人家皆哭云是溪河之戰我軍由此地入去無一人生還是日即其戰亡日也府在江邊從地逼近賊來時山勢高壓無以候望倉卒無修備之策朝家欲移邑巖底溪處而於邑基改置邊將閒趙世成為府使時將設施而中寢故索其時文狀覩之其所區畫

井々有條理可指而行之真可用之將才也惜其不能大用後
聞其子價徵為李光佐所擢用
道過永柔遇一卜者休憩道旁大樹下問隣者云自江東來者
是名卜云余下馬[illegible]語自謂春間為推奴行在道遇夏不知處
問安否如何行中休昔亦欲知之盲人持筭筒搖之良久誦示
繇辭曰踏盡關河萬疊山少年王事也無閑青春衣上如添繡
碧鷄金門得々還仍笑曰占辭如此分明決非推奴之行君勿
誑我遂無語而別
適行一道近世方伯惟李世載一人能摠道內百事而提其頭
腦各邑鄉色之設推論者項背相望一道畏之如虎云

過昌洲鎭々下有僉使田侠種英之碑作午飰於村家取凉食
于碑旁有官軍官一人來話偶問種英何地人曰江界人也往
年爲僉使初到時日不知一丁監兵營報狀皆借於軍官一日發
憤欲學書求得史略於巷村々家以鎭吏爲師先令釋其義以
他紙謄出某字々旁輙書其音義則又以謄書々之了此音義
便新受一日十餘巡不多日畢初卷繼以其下三月而史畧全
帙既畢又讀通鑑如是一年之内報狀更不借人自能爲之立
志之勤苦未見如此之人云方巡到江界先文分付州人田種英
使來待於府下及至相見好風儀善談論可謂豪傑之士詢以
江邊諸弊瘼仍出給紙筆使之出而從所見條陳以進文理通暢

視僉使時長得屢格遂於別單薦人才時儒生則黃順承武士則田種英自　上特命除守令先是趙相々愚曾經江界伯與種英相識故在銓時以種英爲順川郡守以多受蔘貂故有此除謗言大行種英竟被臺彈而罷意外登吾薦章起家又拜碧潼郡守世間毀譽之難信有如是夫

寧邊有尹居衡者以萬戶退而家居不復祈仕惟專心讀書行義可尚吾於廬閭時適未有聞竟失薦剡還後始聞之至今愧恨其子濟世亦業文其家号爲善士云

余於東平都尉鄭公雖未得造門請教蓋一時宗室儀賓視爲法則海昌尉舊信之屢遇於其家又或座中有興來到海昌與

余同寢客至輒移余寢具於蒯舍卧而聽之則多聞見慣於世
情而或有不仁之變見於語端又扶摘人家微細事以為明證
迫於孔子所謂激而為智者矣異於夫季直之喪劉日偶畏其
同接諸人宋燒光堯來會余亦同坐見東平尉來哭視季直蓋
如巳爲者而其哭不哀賠數之只是十五聲亦可見不仁之一
端也他處哭人不出十聲蓋宋生與東平同庚一洞東平以其
礪城賢都尉之孫潛恒由坐所有舊閣新刊冊子自家件外尤
印一件以與之他事皆類此季直之為同接亦望其指揮宗詩
君甚感尹淳徐命均諸人皆從遊之況被東平之恩如此而終
不學論識其見識之過人遠矣

東平尉所編遣閑錄多有砭俗之談蓋其論議本少而正則精公論人長短頗得其實於少林諸賢少尊信之意不欲離於流俗爲窠臼矣

余爲銓郎時李世最宗成明爲同僚於說書新通李命世俞命咸尹鳳朝來問意我丈爲尹顧聽新通矣余以命世得罪名義俞素多營謗塞之不得同其理家爲避說奎(於)來見於家而亦不撓

三官記

心

余生六歲受讀曾氏史略習軍吾王考謙故府君以騎判赴莫華熊蓉軍都試余隨往觀之指而言曰昔黃帝軒轅氏習用干戈此事豈做此而作耶滴庭請出皆補齋諸將陞而譽之播傳於外其男有名聲逼存於此

朴蒼菴璐周嘗陞嫚[容]言於參奉大父往來兩家以吾與君同庚妓輒傳君才譽吾晚[則]而就學綠君而受延免之訶責屢矣參奉名濂錦儇[君]之庶子於吾祖妣為從叔故也又言參奉嘗稱傳七歲作游魚思翠海眠鶴夢滄洲之句此非塵俗中人語宜君早

年勞退也尤前輩丕朴流乃天生理學家叔類學理學朴氏至
此以下當提行
令傳道之盡如此
吾七歲甚短少先妣常言擇婦須得短少女子使之相循祖考
曰吾儕中最論短少人無如吳元徵聞其有幼女吾為汝求之
元徵乃陽谷吳公字也一日騎往約婚求見處子適往其外家
忽還後語其定婚命余作詩即對曰吳氏尚書女乃在碑石洞
吾聞有美行豈徒顏色佳何日歸我家盡孝事北堂其詩傳于
世雅昌大即吳公第二婿也於末句上衍成十餘句使處子佩
之吳公見之以其語多嘲謔不喜之雅乃自服云
金鐵根打愚從祖之外孫也長余二歲有才氣而信吾祖考召

使與余賦詩卽景面試之余未及成而金詩先成有梨花風來
滿院香之句長老歎賞以爲絶調余別請他題作送衛青虜去
病似玉奴序以呈而卒不能壓倒也其後金以大手筆有名場
屋僅成進士不第而終人多惜之
丁卯余往外家　仁顯后因要一見久矣二月某日由星備門
小黄門背負而入到后寢殿俄而宮女齊呼曰　大殿入　后
迎謂曰吾兄之子每要一見而持難今始至矣　上曰是吏判
之孫耶使前問年又問讀何書對以讀史略第五卷命宮人取
第五卷來使讀卷首數行說問之曰太宗起義兵之事何如對
曰太宗無湯武之志而行湯武之事雖免逆名況有反叛君罪

也莫逃矣　上補長仍命賜史略一帙至今藏于家

己巳打愚從祖之遘禍也有干連人崔有齡自典獄逃禍由是打愚庶子晚題及門生洪方同日撲死時則鄭維岳爲刑判也

余方讀通鑑論嚴延年母語曰天道昭昭人不可獨殺此言爲有徵鄭氏之族其赤矣仲父亦補長其後維岳之子思孝惟達繼顯思孝之子道隆又擢魁科戊申庚戌思孝父子并以逆誅死吾則在見而仲父已不能知矣天理則果不可誣矣

辛未大卯島丈錫奎來訪鄭宴談以爲有顛人有學識者言而人每尊奉宋谷而觀其文集不成貌樣使人大懇焉在其尊奉之意也余聞此而心甚病之中年數次取見果如其言及閱鄭士

衙為海州等書出一本隨意刪正先生庶玄孫鎮五性聰穎最慣
甄斷文事資本末還令盡取家藏古書以來相議取舍壬戌始
竟訖工君之曰栗谷先生全書又合續別稿集且良以外書詳在
凡例於是文集之體始成將待時刊行始書數本藏于家又送
置紹賢書院

余年十四時謁議笠鑌罗允趾齋公擧李平康嘉朝從蜀茂宋
公擧鄭平澤齋升吾仲父笑曰兩人皆是妻舍非別人也
蓋余擧妻甥故也竟請李公々之氣攢朝爲贊李公色笑湛然
可親善說故事貿又清癯請說而不果甚但勸以學問雅又曰
君之狀貌酷似聖獻黃柑及第可求學問不可求也聖獻吾仲

舅字也仍向吾仲文而言曰今日世道固無可望而少年如此
輩人往往而出陽無可盡之理故家不亡則國不亡矣是夜而李
與趾齋以呼酒大醉達曙而罷
癸酉春會於吳氏之門時陽谷已逝有子五人其仲晋周仲明
農巖之婿與余同庚每為余道農巖教學之盛洛中賢俊多從
遊焉於余尚有撫摩之意吾仲文亦欲使去受學獨先妣以為
不可曰金氏文華太勝教人亦無有益焉末世從師不可不慎
況汝而家父兄皆可師法不必他求是以卒不從焉
余觀陞補累敗以是不觀時趙公相愚為大司成一日使趙直
長公輔送言謝其無鑑識失才之過且要更觀余京于趾齋舅

氏使係甚言更覲一二次眞得優等書數漸多則不赴爲可後
果得兩次三上其後不復觀
己卯春余三觀合製皆敗時徐文裕爲泮長畏公議置陞補娩
得畫爲壯元及赴會試入場聞禮儀朴樣疏論陞庠不公事體
非指余而言終場是陞補試付情勢不安以此言于試官而請
出去則不許使待先呈尹喝叔與李準李通同接皆得捷使余
同製則亦幾占坐負一名矣
余於壬午春觀大小科陞學無不爲捷惟於合製遇丞宗謝亞
陽批視待時呈旁試謂元韻失押遂戴書其末句云魚腹之大
ゝ於楚不然安能答壓旁擢以尚游以西學僞作爲主題者余

大司成鎮書曰無以爲也恨失才子耳權曰無倫才子與否失
才之誇吾自振當來久擬爲過玉壼權笑曰吾每見君詩有道
雖大世間安有如此孟浪之魚哉鯤請我以盲試倉朱偉大打
快善吾心耳
之固不易知吾於騈儷早得名而未嘗用力之深至於科時所
作則亦未能得意榜出之時李生重成在衆巖座上見吾表
甚毀之衆巖則稱爲名作謂李曰君不識此表之爲好得科達
矣可怪遣此矣
余不幸早登科又席文兒之訛爲冤作世所猜嫉因其訛經科
後即遭雜世騷之誣辱無意擧進六月被史薦累不就講肄學

推癸未二月始就職又聞被呂光重疏論事乃還擢居請援之
後益知世路危險不可以有為渴覲命早決退休之計而遂以
此也同榜中如李子東則時除兩司一違呂郎罷免吾與仲態
則除諸難於轉側被困亦甚顛沛者多矣象巖金公嘗論此事
以為被論雖無狀自己處隅為重恐不可遽出仰泉金公則曰
若有毫毛不自慊則雖終身自廢可也既積遭誣毀則一伸庶
隅足矣雖齋舅氏之論亦如此吾則自謂參用兩說而得中矣
自癸未春鎖直下番甲申七月三日始為上番移直史館在下
番時則例修時政記矣曾聞鄭相國太和為下番時逐日修史
三百年間能修纂史職惟此一人心甚慕之以為可法每月作

三冊二則使胥吏謄書　筵話及疏劄一則錄時政撮要其日入侍及朝中大小事皆備錄焉於外方可識之事尤致意焉撰集殆無一遺又申飭備局吏整細月終冊畢竟別作一冊名曰史簿推臨時按視正書而已省勞甚大在下番時日月雖多無難了之時此可謂修史之妙方也

修史時〻政撮要十七冊史簿三冊至今藏在子家而史簿事未論斷處臨書直載不為移錄一經洗草無跡可尋追思之良可惜也

在下番時終日人皆滿座公事應接少暇或得片時之閒輒困出覲夜間看書未能盡卷疲困旋睡及陞上番地僻作閑無以

消遣日夜始思讀書自念省(少日)才分不甚魯下而誤爲科累所纏失了少壯之年今則得魚可以忘筌做官不至奪志及今不圖更待何日遂留意文章先取東西都賦讀數百遍欲以開拓基地次讀兩漢文繼以唐宋八大家以尋其蹊逕如是者數年方悔之矣

嘗出遇宦侍於路上騶從甚盛當街呵辟無異宰相名士其驕肆之習已不啻兆見而已納言時言事疏其一段即論此弊以爲觀於豪奴悍僕而家長之政可知請加裁抑 上批宦侍騶從禁之爲宜其後又作東京行盖言他日必有黨錮之禍自是益决退休之計

丁亥觀重試騈儷之文廢久心地如塞深思不出初作引表以
開路逕方書十餘句朴學士鳳齡密止之曰重試引表似若必
中者然萬一不中徒為勞而貽笑於人矣遂卽去引作表以三
中擢第三唱名後往拜睡齋李相國頤命卽命官也相公曰重試
雖異於初科亦有數焉聞君初作引旋去引然否曰何以知之
曰吾家子賓是君輩所稱老榜長以此聞之科規一塲必有引
表兩務方可取舍不然則毋論好否而直黜之矣竹泉金公時在
德山謫所馳書以賀之曰微君吾黨幾乎關榜矣時金一鏡為
壯元李師尙次之其下任守幹餘則寒小故云
丙戌冬由典牲主簿陞六考見先生案則以史官爲是職者

國朝三百年間唯張玉城晩與吾二人時東平尉鄭載崙爲提
舉甫謝後卽往納刺鄭公待之甚厚且謂之曰付職後不爲卽
日肅　恩意或厭薄欲不就矣今聞稽謝緣實病而然前料誤
矣勉以無卑小官之義仍曰君宜久於此官而雖一日不可不
盡其職事遂自是夕就職徹度所幽寂最宜讀書主簿掌牛故
每朝以所喂太來觀使之親監喂牛尋遷兵郎
屢擬正言而斬點人謂偏蒙玉成之　恩戊子初拜正言於春
坊直中承台卽肅而未及署經在家優閒矣一日朝有牌招蓋
於昨冬入於御史抄選昨已有待明朝牌招之　命而喉院不
爲預通也兵曹書吏廉承桂卽議政府君舊傔樸直鮮事先已

約與同事至是呼来使之預頓行具追至銅雀津頭而先入闕
詣臺廳命相避書入既而中官出来授封書到南關王廟與洪
學士秉休相別不折封書易服以間道而行至銅雀津村舍待
廉吏之至晚後(同)上山頂始見封書知爲關西盖前此分遣繡衣
于諸路而遺西北以吾之(西而)料洪之北也按地圖先筭行程由碧
瀾津經延安出大路以其時使行旁午且有關西新舊伯交遞
之行爲其紛擾欲踰慈悲嶺到此爲關西祥京地既定了行程
遂前發夕宿水色村去花庄不十里時季父方持喪寓花庄默
唯誦君命不宿家一句語以抑其悵戀之情且意明朝度前野
去時自然露(出)行色不留書朝来直發過大野不遇一人相識者

但見休亭入望馬上咏帰去来辞以見志余舊聞香山之名過
寧邉熈川等邑知是咫尺而以倉唐宗戒御史以毋放濡盃陽
飲酒遊山之語宋胡文定公巡過湖廣不入衡山事終不敢入有
詩曰咫尺神仙宅蒼茫遊子行不因王事重直可世縁輕花柳
迷西塞烟霞護赤城平生盃陽戎駐馬謝山靈又曰塞外青山
似故人相看一笑却相親層顔不老吾年少別後重逢知幾巡
其後有意一訪而未能為恨遂成遺恨也
自倉遣御史時封書中數十条後日為邑時誓不犯後為水原
府使以封書所列揭于壁上以自警而其中屠殺農牛一款此
邑雖無禁他處最易犯更為州府則尤欲試之而未能也

西路事就列邑民人呈狀撮其最要切者道遇品官之有智慮者亦多採其言且以城池關防經歷處隨所見區畫詳盡於別單中李相國儒見之曰吾為關西按使二三年猶未盡悉利害今以一時暗行而得之於時月之內纖悉無遺非盡心為國何以有此大加稱賞吾仲舅即為回啓多所聽施謂人曰此君年少才識非吾輩所可及其後經入水原之薦至以末擬陞 恩點者實由於此也

初為吏郎倉卒承 命不暇思量矣後聞竹泉金公之言則以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一句見擯於士論為名士者何可為其郎僚時雖錫恒為判書故云此是正論雖推謝而不可及也至

令邑之甚覺愧恨

己丑秋由吏郎出為北評事自前稔聞豇齋鄭氏曾為此職自金剛山為始歷覽海山之勝數千里行從了無公事之閑我到處跌蕩能詩酒者詩酒而已世間未有如此好官故無辭遁之意惟以連歲離闈為悶切朝行間或有為之言者李相頤命謂徐宗泰曰如李君情私宜見諒於事理之政公未可一言耶徐本敦孝之人亦有意矜憐而以無自我圖免之事故終無遞向

此關素稱繁華之地况自柳評事鳳瑞蠱惑官妓錦浪而死益知席尾春氷之可畏去時齋心經二卷敬置之座右以自警者

矣到鏡城處於戴筆堂所定房妓五六名晝夜同在一室凡百
使令不用通引以至作書作詩展紙磨墨一委其手自然親好
忽念朝家置妓物專為別是郡邑則潛奸有禁令監司則年位
俱高不當押賤妓平生居不近亂色則固好而如其未也惟此
時此職為可機不可失臨帰一有所眄帰路過咸興房妓輩笑
而相謂曰吾屬不及鏡城妓遠矣此評事道去時惟端坐看書
嚴不可犯帰時過吾邑雖無留情之物語笑琅然相親非鏡城
妓造化而何如是頓変耶余聞之不覺赧面以經在行褱中而
不見盖久矣後三十年門生李河述為鏡城判官聞廳妓之老
瘠周也有加厭妓始上書從感恩之情余以詩題其書背曰少

時偶失春氷戒今夜誠慚老妓書云

余連年以王事奔走西北別時先妣惟勉以慎身奉公少無嗟
勞語及歸覲時備道中間傷離之情其貽戚多矣怛然傷懷遂決
休官之志先妣齎泚頰容問曰使汝出住郊廬則可能相守而不
廢之離耶對曰庶我在膝下時多離別時少矣在並暮時一日家
書至先妣書中㖦及出郊之意此還已盡室移寓於花田時已
毋臘月也小子反面於郊舍仍曰胡不留待小子歸更確而後
出耶先妣笑曰凡事逢疑則不成知汝雖歸尤無他意也

一日讀顔子好學論深有感於聖人可學而至一語自是專意
學問聖賢書中先取小學讀之以填補前日之過失其後一依

朱子讀書次第讀大學則不知有論語讀論語則不知有孟子並章句集註盡為成誦而後只讀正文字尤甚訓句尤甚義期於一字無疑而後已小註則不覩也四書既訖先覩聖學輯要等一篇畧知義理名目次及心經近思錄朱子語類等書要之小學為始近思錄為終但其所根者不能盡心於朱子大全徑庭節酌之便捷晚來始欲從頭理會過而每患其廣博無涯終不如少時用力之早也李德壽好文者也大讀佛經三閱金剛翁相親與余對擧而語人曰一則讀經書一則讀佛書不知此二人終竟如何云爾

於文章終不能忘情然誦辭達而已矣之訓以自解晚覺學前

甚高不可及其當時作文甚不經意及其論說義理則筆端有
舌滔滔莫禦
嘗題箋聞春說有云商也由來戒色難仲舅見之謂曰聞昔清
陰亦有斷病欲改而未能金氏子孫蓋至今有此風矣自後益
用力省治每入親側大口誦禮記發氣滿容一句誦年久之後
始有驗至於接人之際亦不可掩
庚戌以玉堂屢辭召命仍上疏引皇明御史陳茂烈故事乞身
終養 上批爾之情理亦甚懇惻而終養之請有難允許爾其勿辭
將母上來無曠定省此為出處大節相雖未蒙 許蓋亦有定
吳瑗嘗從容語此事曰始也謂終養之請不大為雖不為此亦

何不仕矣後日到均田使力辭被譴之日方知此疏大有関
於出處之節儘非常情所可及也五
壬辰春差江都試才御史因花田抵江都僅二日程了事亦
不過一月而顧念情私恐有前後遠近取舍之嫌親候又適
有腫患遂上疏辭　上許之是年秋擢水原府使此於私計
甚便好而自念數年内職都不肯命獨於陞擢之除冒然
赴擢有不安欲遮免而後已内外父兄之議皆言其太過且
以李世澄因壬辰科獄捃及壬午科事而誣辱之情勢亦甚
難安廟堂適又空虛至十一月始加敦迫黽勉赴庭而竟行
不樂庭事都不入心又自夏間殤慼以來為念親憂外似寬

抑而內實淸踈積衷結中仍成心恙　朝廷亦諒其實病難强

二月內　上遞之

乙未宗兄汝章以瘧喪室洞中染氣熾蔓不得已奉慈闈入京

不多日除兵曹參知仲父力勸出肅而未䏻從命蓋以爲雖一

時避寓於城義當以在外不仕祿一例處之方可免前後兩節

李丈秉壽時爲參議久入直適當大政請牌招遂詣闕下陳疏

以爲仲父方在亞銓父子不可同參大政疏不入仍違牌罷仲

父大駭歎而終無奈何獨竹泉金公喜謂之曰李令全就誠不

爲春長令欲以同僚脫直而出終不如所料可謂工於謀者敗

於謀春長秉壽字也是秋盡室出苑田一日有三朋遊者聞之則

乃户議金普澤也入坐言吾為仲父命来見令矣出示大諫洪致中疏蓋其中論蕩平之道以為 國家不幸士論携貳黨色一分情志便阻是非互損涇渭無別雖其間或不無從善於此而其各為朋比公不勝私則畢竟同歸於一轍甚至銓注之際用舍太偏與奪操縱輒循一時之好惡方今時勢日艱人才眇然雖使物我無間大小寅協尚患其不克有濟况乎張吾儕日甚一日而欲望其治不亦難乎凡在 殿下之廷孰非 殿下之臣而一進一退前後判異乍賢乍佞善惡靡常此豈大聖人推誠待下一視無間之道哉乞勅吏銓之臣無拘彼此惟才是用以昭 殿下平明之治亦頗深留 聖意以大公至正之道達極

于上要以保合同異偕底太和之域實太平萬世之基也一讀
畢且言仲父以為如此邪說敢于　聖朝之下羸豕蹢躅呼可
畏也吾見此憂之持而語人則皆不信而笑之視作等閒文字
熈卿所見之明无異於凡人其能憂之如我乎果憂之則頗鼓
起年少名流從頭劈破深明邪正是非之不可不別以悟　聖
聰否吾恐他日此論為亡國之兆也余應之曰家人之視作等
閒說話果無遠慮大阮丈憂之誠是也然吾意則有不然者　聖
上臨御既久羣臣情偽既洞悉無以進退手熟此等邪說決無
得售之理雖善為辭而劈破顧無待於此矣以理訊言之壹論之
咸未有若此之時寒暑迭代其理昭然繼此必有斬伐之大禍

考左他紙

過此尤有用是說進者不知他日為何世界況洪之作人終尤
一番柄用其時器無以過其執也設使無洪一人天下其無沛
公乎故曰不尤為對舉之疏也追後思之竹泉之能逐於眾人
所不逐之中者可謂有先識矣時上候違豫朝廷頻有起居
之班余於出郊後拜禮議為祭班造朝嘗於禮曹廪貶之坐拜
同副承旨平日意謂體重用弱今百司而得其人其獻替之功勝
於三司且使闕庭肅然百職畢舉自度才力庶幾堪當遂承
召入直首請牌招兩司使之署經留院公事之堆積者審量緩
急次第登撤院中自然多事時洪致中士能直騎省來開夕訪
適有正言趙尚健言事大疏到院余問之曰士君子心事當如

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君則立朝殆十年官至下大夫之列而言議含糊間或有口口相背之譏雖工於涉世如此持身不已勞乎試以此事言之斯文大是非乃有涇渭於口者顧一聞之洪沉吟久之乃應曰此是斯文大是非豈無傳受於父兄師友之間者耶他事毋論師弟子相較師尤是而弟子則否矣自是夜其說傳播於闕中人皆曰士能始爲老論翌日吾仲舅適至院備道此酬酌則曰今能對人迫脅而問吾輩則性拙不能如是矣士能口中能分明說去一是一非想其受困極矣儕友相見以此言問之則亦不能諱蓋是洪十年內初立脚者也趙跡入彼 嚴批即出避又有特遞之 命余以護房深夜草啓請

若木 卿行

還奴仍送示士能有一二商確處倍草下堂后李仁復不肯書
俞翰林拓基代手精寫以上向　上下嚴教　命特進余俞年
少而才敏儼然如老成人後竟至大官向趙尚健疏後從此疏
章齋起爭下　上嫌其喧鬧一日　筵中特下章疏仍捧之
命賤臣適入對以為喉司之地惟在出納惟允而已人君臨下
所宜公聽並觀以定其是非豈可經先設禁臣不敢奉承還出
後承旨吕命恒繼請還寢其　命　上終不從疏既無禁故從
此各得盡其情雖以李真儒之持論怪毒亦不敢以吾言為不
是矣然畢竟處分嚴正大懲士習益信凡事不顧利害惟思盡
職之為得也

己亥擢刑曹叅判旋有嶺南均田使之 命李公健命為右相
意欲攛掇而然遂入城謝恩而於兼任則陳情理乞解 命備
局稟處右相又防啓不許愚意本謂均田國之重事朝家雖別
擇才臣下往卒遽行之勢難得其情實一時謬錯動為積年民
害徒有廚傳迎送之弊不如專委方伯使擇其邑倅閑於田事
者凡係本邑主管田政諸員必取其明於經算科賦者各盡其
材均田未了之前方伯與守令勿許遷動磨以歲月自可有實
惠之及民其視過去別星之草草勘定者得失懸異矣且即採
朱子說作圖以進更念情私為重不宜傍及他事且不無嫌端
欲上旋止

均田使三員吾與洪錫輔力辭不赴以 上教催促限內辭朝
者惟金在魯一人金以獨往已懷不平校理趙尚健上疏請罷
吾輩人謂出於金之意旨其批有乎時吾此經營可知之 教
仍命削黜
上將浴溫泉宮僚謂 世子情理當陪從於對 春宮請自內
進達請隨 駕輔德尹陽來請員入侍以次陳說一遍而 春
宮泛然酬答而已無明白發落兼文學洪啓迪退而語尹曰吾
於奏事無發落之際即其席上便思避卿即令之疏傳視吾輩
為卓絕哉尤高尹為余道之如是
因臺臣尹陽來疏陳即放其門黜 景宗即祚頒赦始蒙叙拜江華

若在他則

留守屢疏力辭而退盖自出郊以來大小辭免非不多矣沁都則情理形埶俱便好而亦不赴至是人始信其決退當初有沁都除命也吾謂人曰吾旣以私事而辭 王事得罪大矣今之所除爲是遞圍循可爲自歉之圖而此則咫尺祈郊十分便好之地豈不添却夷險趍避之罪耶或誤傳其言廟堂聞之適有北藩之窠而患之人遂自江華移拜咸鏡監司盾則殊而情埶則一也屢疏力辭而遞吾旣遞而外任旋除山陵都監提調此則義不敢辭起膺敦匠之 命時有 大行挽製進之 命余在復所製進有莫報天高大盡論日短長之句盖抒出哀慟之實情也李真望時爲都廳來求見挽詩出而與之從

客論権眞望之儕友以蔭官爲郎僚者見之歎曰三臺上二都
麗論詩之際情好藹然全無色目睽阻底意思古時則大都如
此矣吾今日得見此奇事云
余於數年前學拜 仁顯后與 肅廟耦坐賊臣從其旁侍語
從容恰似見時入 闕樣而不知爲何處所矣偶當方中之後
兩位合封之際忽記前學影象宛然始知萬事皆有前定也
敦匠事訖將復命時南少來問捿匭之事相續政院疲於接應有
一名官以學腐意來風曰朝象如此君未可少留朝端俾資顧
靜之力耶余笑答曰此時如爲都承旨則當爲之留觀數月否
則已退之身何可無端仍留乎適無職名反命翌日遂還歸

肅廟小祥奄迫　上連以疾患未參祭五月晦適拜大司憲入
城上疏進戒且陳文敬公金集言老病則可坐而哭泣伸情乞
依此行之　上批倒賜嘉尚而又不參祔奠初欲親言之行辰
而决去就遂不出肅　祥日參闕外班歸
當壬寅仲文還禍也奉屍出獄之際以(古人)牛車藁葬之義行之則
宜不敢自同無故之人而事有因時而制度者不可執一而論
古之牛車藁葬蓋為懍患抵冤死猶惶感而不自安以冀　上
之矜惻而今則不然群兇秉國恣行胸臆死生榮辱非由　上
手尚或自處以罪死適足以快禍心亦非所以順輿情故倉卒
定計收奉安于本第正寢凡百治喪一如平時(時)爲時軍校卒皆

崇在他行

來待於門外請同購物來則不肄但不忙而已親盧慰問而齊
皆應接盧甲如金淮之流亦來訪本望日曉行朝哭仍成服
聲夫先待來明奉還于郡舍盧從益憤甚至發金淮羅職之語
葬後吾兩家各走入窮峽（余有深入之志）就求于邑內安峽尹
明亭麟鎬三處而商量焉惟麟鎬曾所未見又無尺土一民其
邑倅韓兄配享稚威再從而平生同居情同々氣為慰禍度而
來啟說德山村之勝故約以借家先提貸錢貿粟以待之畢竟
兩處俱送人借一屋而不得則其執舍麟無可往者十月二十
一日盡室入麟矣邑倅果於德山村得金吏繼宗家待吾至矣
村距邑十里而近限以一江々上有合江亭々頭轄店能聽行

人往来余定棲之後無聊則獨挐舟随意上下興盡而還合江則以官亭也故惟於観漲時一登為此地雖無奇勝門外澗水連江可濯可沿松瑩又走絶可賞老杜詩澗水深山逼柴門老樹村一句真是畫出此中也去金剛一百數十里去雪嶽五十里去寒溪古寺董二十里可謂神仙窟宅矣欲就古寺傍作草堂讀書其中且尋瀑布居下處不果嶺東未見處與金剛遠近亦同而怕人煩不得往惟雪岳則春秋好時節輒恣意往遊恨無同伴獨兒子一人韓兄情好一日不見為欝而余則不一至官舎韓兄與三子時〻来話而已居德山偶得上道村林哥訴賣家一見而樂其爽塏便移居為隣有李約正家一日有僧過之私

語以為菊此有三窕不入底福地而閒享相来比、是大人胡
不肯守而居為窮髏以傳之者云是吳僧故徐圖買田方鳩村
作舍會出山来就今亦不得注留可歎

閑中吟咏多憂憤悲切之辭如白髮滿頭吾可奈青山在眼前
相親尋中龍虎身全老卷裡唐虞眼獨明乾坤都是吾山水便
為家等句豈可見矣但悲語近訴訕一切不為是以或出讀而小成
篇矣

新經禍故目子全昏夜不得看一字書多食後散步俟食下就
寢鵠歇鳴便瘖讀誦書至昧爽而止老人作早粥以飼之家內老
幼盡起各率其職事屋前有飛鳳一山由縹緲老人每早起壹

之曰霆氣佳哉嘗雜蒔當歸紫芝之屬於籬下且治小圃秋日
老人手摘茄子緯携筐而隨之雖菽水不給而怡如也此為終
身至樂雖欲復得而何可及也
初到時士徹以書問新居況味答書、山谷詩落木千山天遠
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以報其後無著楚謗士衛謂人曰倉卒奉
老人入廢炭深以為憂不意其樂(為)地也自入深以來與世隔絕
時事無人可對論者一日膺叔遠來留連多日偶傳金丈伯溫
(玉)隨之言曰今日固無陽復之望設令陽復其中大有議論乖裂
如(向時)老南之為老少各爭之大(木)覇柄龍潭天紀輩是也不知逕卿
當其時如何處之耆德凋零此時世道專是逕卿之責也云出

矣後無人與論此事當金龍澤等議濡庇復盾時黃判書龜河
獨力言其不可退而語人曰某台之意亦如此黃固親友安度
吾意或與己同而實未嘗對論及此也此非獨關渠一身禍福
實有上關 聖躬者而世之間謂清論者皆以龍澤輩爲布衣
出往不能潔身人或從而和之甚者至於出力而攻作然向來
誣獄既是凶徒之所搬鍊則只當以一冤字斷之諸人之持身
勃力出於安 宗廟護 聖躬則只當以一忠字斷之他不須
論也況此獄之以五六儒生爲根柢者實出於誣遁 儲君之
計則此與今日 聖誣自當相關此而不能快伸則 聖誣終
無可伸之日豈不痛哉義理大略如此矣士大夫間聞吾議知

潔

指

凡事當論大體

此不敢復為藉重之說矣閔寧士衛獨以 君証未嘗決意自處
累陰府不能以至枯死窮山常以此事為關係 君証之大閡
恨云

癸卯冬余自講炎作出龍仁之寒泉行節祀吳晉周明仲同庚
親友也方寓陽城聞余之至喜來同宿時臘月三十日也明仲
為傳厚亟逃吳朋為禍敗之狀其中趙友士克最為悽慘明仲
誦傳其親忌獄中詩曰去歲江潭今狩陛無逢琴自信傷悲寧
兄但識同憂患婦孺那知萬醴筆羅大名虧生存肌骨殘筋絕
死何遲還原塗此去無多日膝下承歡倘有期相對垂淚黎明而
別是冬明仲感疾竟歿 辛丑寓舍此為死別追念悵然也 士克雪居字

廿

令上在東宮癸卯躬吊詹相賜恒之喪執喪人手而出先妣在
嵌裡聞之曰躬吊或可而執手無已過乎此後　國政大以市
惠爲先矣甲辰即祚之初有儒生肩論辛壬事犀士向　上樸
殺之以爲鉗制計先妣歎又曰吾尚覬其復見天日今則　國
事可知也未幾朝著下淸偕復蒙收召陳辭不獲居數月奉還
郊廬先妣臨歸笑曰以不改出處之義言之不大失而老人
來日無多但喜得見親戚顏面耳
丙午緈以大提學敦迫甚急辛至削黜甚最末肆跡有同君臣
之義截然旣天地宜君有命輒承而進退之際惟義是視拉下
而屢違　命而不爲傲上而不奪吉不爲訕此爲適志成物之道

矣 殿下之待群下仁義固曲摯而每於經窄難轉處輒欲束縛而馳驟之使不得全其去就臣恐頑如木石無所變動則分義虧矣分義之虧罪止臣身廉節之一壞辱及朝廷臣已反覆較挈而知所處矣臣雖不能陳善責難納吾君於無過忍以一身進退成吾君之過以上累 聖世之風化哉前後進退辭受之際大率秉執皆此類也或謂先妣曰未可少勸其出耶先妣曰吾豈薦高貴而不為計時執既無可為惟從渠之所為耳

喪失秉守尊奉 聖志則廉節壞矣

戊申亂逆大作為奇問抵城外從學諸生蒼黃散去獨北青劉生海豪守而不歸曰北道艱難至不吾父毋保其無他吾則有所致死之義假令先生執勤從王吾亦從之與同死生遂佩劍

蹤奇聞之行自是日至罷歸與同食同寢雖值忌諱親窩之在
洛者咸來見終夕紛鬧而劉生獨端坐廳事大讀孟子第一編而
不少輟人皆異之
奇聞之時雖無宗職而每帶備堂不曾減下意尤入去之有牌
招擬郞趍承、命之後便請對書所欲陳數十條作劄記以待
其等一請放還而相臣於請行嚴責昨年趙顯命鄭錫三宋寅
明輩倡諱疾之議以致逆亂嶺南宣諭使朴師洙下往時以之前
承旨羅學川前佐郞安鍊石爲副使或從事官湖南則尹韓元
儴以宣諭使爲安集之責啓不盡記其後注吊黃判書龜河長
家見沈判書宅質言今名亦高入達上座目中而大臣雖屢聞

老在地行

入來終不請牌可謂亡盡李光佐以肩捆主廟議却令牌拒則
大生出事來也都城巖衛罷即陳疏歸者病母附陳戒盡(言)嫗与
召亂之由　上批頗未安出郊後昇聞名出賊指屋入看命先
妣慨然曰使汝名不顯信不尊豈有是耶於是辭益有退處意
先妣父母丘墓在驪州旁左議政鎭遠時謫原州驪與原又接
壤遂奉而移寓於驪先妣不怡曰汝雖欲順適吾意家廟隨我
而來此地甚不自安也遂命趣裝將復入麟峽李判書東當聞
之以書慰問曰使令公重入深山此何世道俄而疾患劇遂止
戊申九月先妣卒于驪州大里(居)寓舍十二月將奉櫬歸葬龍仁
之泉谷時賊魁安熤等多出近村亾徒未盡勦去事摠臣則朝

夕待度人皆危之以為不可注而義當舍此而龐適付命于天
斷之不疑合窆後仍居為回顧當月景爰豈料安居至於二十
年之久乎不可知者事也
嘗見朱子與呂東萊論喪中講學得失朱子蓋不以為不是且
哀疚之中自量病此無以慰意聊復之餘暇輒引諸學者習經
書或由此而汎濫他書則不可也且援以不與人坐之義終覺
未安後之人宜自參量而行之也
服闋即除左尹上疏辭免有旨今為判尹者於臣私義又不
可忍與同席此其勢不容而至擧國誰不知之是特 殿下一
切待之先天時儀又方擬成一箇惜董世界以至此耳然而以

臣所聞君臣父子之大倫大義根於天性結於人心亘万世而
不可滅者也臣是禍家子弟處義又別一日非所處而處焉則
不論仕與不仕傷倫悖義莫是為大其敢自安於心乎時判尹
李森也方赴備局坐見此疏失色曰吾其死矣時議亦知其難
屈而隨寘塡塞殆無虛月惶蹙甚矣
在言地則危覺不言為可愧矣如物在喉中而不下辛亥夏拜
大司憲歷陳君德時政萬餘言首請聖心除去一俱字以明義
理正一世疏既成欲寫繕之際伏覩先妣書示言不可使禍由
此始八字遂不免楚[illegible]
壬子 上以在外諸臣之不入参 宣懿大妃祥班下嚴教

初進仕果川倅㴱旋聞諸臣晉命金吾遂進而與同九月始下
處分諸臣或削或罷而賤臣獨以久不仕之故區別得免上疏
乞同被罰謹略曰臣聞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父
子主恩君臣主義其事也或無犯而有隱或有犯而無隱就養
則有方方無方之別故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者
恩也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去者義也今以 國恤祥事言之
為子者雖悖惡豈有不奔親喪者又豈有不與大小祥者乎於
此觀之安可以見理一分殊之實也今 殿下輒以子之道責
之於臣不獨此事為然循是以往其將有順而無違有從而無
去此豈理也哉臣恐義理二字其將壞却天下名節矣 上批

疏陳大體是矣今日異於此者師亦滯也
後湖西儒生郭昇熀色還之請　聖心屢激又因權瑩之疏
嚴教遽降仍有竄長(特遠)之　命先是吳光運疏有假儒名作疏之
語且言學下自成一黨古所謂不聞天子詔者近之云其言似
先入故　上疑其樹黨也一時親友莫不以禍福為言至有勸
遠學徒者余以書答之前輩朱子說又謝以詩曰讀書三十載
或恐為楊朱云
在外時意異己之在朝者亦不可須剝相接矣入城後如宋成
明李達濟諸人次第來見於待命處不忍拒絕與之接話依然
意情相親始知為平中人無怪其爛熳因歸也

宋成明以知義禁赴坐一日冠帶來過笑謂余曰使今高貂硯
吾筆形容何如也極有慙愧之色聽其言盖極峻論也諸輒呼
巡卿時俞令晨甫在座以怪其何故如此相親也盖余少時硯
陞補試畫屢見敗於趙公相愚之手宋雖以賦頻多與之聯接
頗有同病之情是以最相親
李廷濟亦以冠帶來見笑曰記在泮院同苦時君笑余曰我則
能不仕而瀣則何能然其時令語固之論而到今思之有愿深
識得彼我之情也見君不覺愧汗如漉云
乃得於諸倅幕中類過瀣五於吾則不然此則世嫗執所固然
而獨宋廷明最是鄉里意好而一不相問以其意謂吾為峻論

慮其來或拒絶而不見也使明小字龜祥其祖監司公光閔已
已後寓居幸州作亭扁以泛之廬與仲父置亭處相望仲父自庚
辰作亭往來其間使明之兪徵之當初博士等余嘗同作三角
之遊其發以言在晩年矣一日仲父在亭上聞使明母夫人呼
天哭而嘷之曰天何忍奪我龜祥願我代還是覓清以元用之
獲生李夫人卽靜視公女也自後使明讀通鑑時問學於仲父
又與海剛共等、以古風長篇較得(失)爭勝負者累、年其言論進
海剛無甚異同巳有洞内儒生之注來而聞者適來言自京邑
送驢子邀龜祥以去(來)如有何故也蓋聞其叔徵發以使明慣習
其内男之言論慮其有他意指令參於明齋邑還跡也吾則在

京之故雖葬間相接未嘗頻相見也已亥持承重長遊病於江舍其時庚明以布衣着幅巾頻來拜仲父吾始甚憤惡其之語極是人才其言曰末世做事不可專用義理須參錯利害方可有成吾折之曰然則孟朱之苦心勞破一利字為無益仲舒不謀功利之言迂闊不可用矣庚明曰近世儒林中之名事業多參錯義利終始可法也常時認以少年尋常之語其後庚明登第(誰料誤國至於數十年之久也)頻來見我謂我居憂時入京疏忠愷惻但且以有峴券訪過辭去又即饋問乙巳庚明削籃上以前文學東帛德章吾家在南而獨不顧後聞鄰人之言則以為宋之學納刺見退則豈不辱学依幕之不一過蓋此意也

元景夏與余俱是同春外裔在章甫時爲主金龍澤李天紀輩
出往希切不潔當絕之論和之者李天輔諸名下士也天輔之叔雨臣
痛其姪之誤入常言汝之外祖金萬基亦不陰圖私逞耶云一
日元以陽城宰過訪語及此事問吾意下何如吾應之曰無論
龍紀輩出往雖賤如白望者其爲凶賊鍛鍊則一故吾謂今人
當於其獄中死人勿論貴賤將視之如四大臣無區別而欲自
毀之者卽是賊邊人元曰聞叔主曾之所謂此輩不是後爲世道
收見之今果然矣吾答曰此是中間藉重之處說吾意本不如
是矣後聞天輔亦度前見

乙卯正月 元子誕生八月差輔養官鄭齊斗李眞望庶同是

職上疏請以為蒙養之方以豫為主古人胎教之外擇阿保居先而擇之之術大曰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雖阿保之微猶且如此況輔養為官而責之以作成之功乎其意蓋謂此正擇阿保之時年齡稍長可以開導討論薰陶成就時節方可論輔養之職云爾

方輔養命下之日親友皆毋曰可出李君宜哲亦以不出為詬惑一日妻來勸起答之以此非可論輔養職事之時也則又曰臣民渴企之餘逢此慶會可無一進伸情之道答曰古之賢人君子之出處嘗患難或有進身者曷嘗有因慶賀進身者乎李曰是則翻然矣

當是時擧世皆以不出爲非黎湖朴友亦對人言分義不可全不顧盖以吾爲過獨丹巖舅氏書中一無勸出語其意可知也閔參通洙謂其兄士會曰兄於平日篤信李兄幾於聖人雖是聖人今番輔養官不出則非也且李兄太固執於世情似未免鄉闇也士會曰汝雖笑之吾則以爲聖人擧世皆可出之說專是禍福利害而獨不少撓於此益可信其爲聖人々々本來迂闊自流俗視之宜其以爲鄉闇也

壬戌三月大提學圈點望單子中賤臣名下 御筆書下輔養官視尋常可謂博士藥南有容乎惶悶不可言盖有容曾於疏中謂賤臣可爲博士故也

癸亥九月　特下別諭敎呂基言悠悠萬事無過於導我元良
而轉導元良不過經學並有誠淺𢚩𢚩之　敎以痛陳違命
之狀末曰幸以無事万一行步可升降　殿陛言語可以參涉
講說則亦豈無一違承　命之日乎此窠窠情[illegible](語而)中者行步言
語至今無少差動終爲欺瞞　聖明之歸每念惶悸益無措身
之地也
金始鑌黃翼再(數)人余甚覺其才常於堂后從容說及西南議論
之所由分且言南人與少論合執雖似完固終必同歸於逆宜
速自拔毋底于悔旁人笑之曰何言之深而訐之踈也余則曰
吾則盡吾忠聽不聽在人吾何强之哉旣而寧辱而見殺從善而不東矣